



有记号的溪

文 / 禾 源

这条溪被称作甘溪,一定是在明正统二年以后的事,甘氏家族定居到这条溪水边时,就将自己的姓氏也安给了溪,这有点霸道,江河万古流,这水成溪成流之时,甘氏还不知道在哪?怎么甘家人一来就给它赐姓。可万万也想不到,甘氏这一唐突的指止,居然还得到当时古田县府的承认,在《玉田县志》中记为“龙漈甘溪”。静静思考,这样也好,给溪水做个标记,让千年以后的人捧起溪水时,会知道很早很早以前,这条流域生存繁衍着甘氏家族,会给哗哗流水增添一些历史波痕。

这条溪流的源头在文笔峰,天造地设,这条溪水择西而流,直到小梨洋才东流而去。流域不是太长,充其量不过二十公里,但甘氏在这条溪畔繁衍了二十多代。

溪流永远是柔弱与顽固的纠缠,律动与静穆的相守。顽固不化的河床和溪中的顽石,不知迎送过多少的水流,直到今天还是一种情怀,“呵护柔弱是种天职,让水流远,大爱无疆”。两岸青山,四季容妆,目送万般溪水,带去落英,捎去秋叶,看

着流波的律动,而自己痴痴坚守在两岸。

溪水进村之境,总显得平缓,在山间田野,是瀑、是潭、是滩、是濑,把水的所有脾气都隐藏在山野怀中,山与水才是天地间最佳的绝配。溪流对于村庄就是慈母,不管多大的村,不管多老的村,永远只山水孕育的小儿郎。于是,溪水总是把自己最平和的一面留给村庄。

甘溪漂流就是在这样和端庄小梨洋村前的母亲河上,全长近三公里。甘溪一到这个地界,收敛了所有的喜怒哀乐,慈母般和颜悦色地对待甘氏家族守在水尾的这个村子。最体贴的话是留在这里,最重要交待留在这里,最宝贝的信物也是留给这个村。因为出了这村,这溪就不姓甘了。她把几百年甘氏上祖修来的好福报,国家栋梁之材,清成台名将甘国宝带到了这里出生。

一发远古的念想,一柱恋母心香的点燃,坐在皮筏艇上漂流,犹如年少时投入母亲的怀抱,无忧无虑,随性嬉耍,即使有惊也无险,享受着与甘溪重遇的快乐。我用船桨划

着自己的激情,哪怕皮艇在溪水打转,那就是我的眷顾。

我在溪水徜徉中,看到竹影,树影,还有花影、人影,可就是看不到村庄的影子,我在寻找,溪水也在等待,漂流的速度有了情感,我想用溪水洗去乡村的岁月蒙尘,能看到如水一样透明的村子,溪水也想搂住村庄的影子,想在轮回里还能回到这甘溪。

村庄里的人,看着溪流中的漂流,感觉有点新鲜,自己曾经浮水,那是游泳,是赤身与水泡在一起,虽然漂流在母亲河上足有一个多钟头,可那是隔皮隔心的亲近,只是一个客气的邂逅。

至于这一方的山水,许多人会讲出很多名堂,讲出许多故事,沿溪有:“半月沉江,仙人琵琶,金钟罩地……”等八景竞秀,村里出过官居一品的提督,但这些故事都如水上漂流,一漾一漾,沉浮在岁月中,一样是这方山水的客人。复述写在书上的故事,相传村里传说,都不能证明你读懂了村子。村里哪眼泉水最甜?哪一个角落蛙鸣最响亮?哪一片地阴气最浓郁?哪

个地方常出现鬼火,等等,能道得一清二楚,再淌到这溪水中,水流漫过脚踝,就能像医生把脉一样,诊断出你的血液里是否流淌着这方水土的基因。

我舍筏登岸,溪水依然往前流淌,留恋只是情感,不是觉悟。但我依旧情绪,逆流而上,用目光去阻挡水的流动,可水流就在眼皮底下轻松而过,闭上眼,想用黑夜一样沉重的色彩来阻止,哗啦啦水声依旧在流,情感终究无回天之力,该走的还是被流走,留下的依然能留下。

村弄里的鹅,昂首阔步,摆出本性,在追着行人时,追回了村弄的记忆;几声鸣叫,叫出了几分诗意,铺石巷弄光滑的石面闪出地里透出的时光,透亮着古韵的光芒;残破的老屋,相互支撑的柱子和木板熏透明清时期的烟火色,这些在与我对话中,相互怜悯,相互惋惜,彼此挽留。

太阳落山,残阳铺水,甘溪又要在静穆夜里,流去看不见的溪水,流来第二天的清流。甘溪,做过甘姓家族记号的溪,仿佛要流出新的韵律。

茶是故乡的语言

文 / 殷金来

我的家乡陕南紫阳,卧伏在汉江河畔,巴山川峡。在开阔平展的土地里,一簇一簇青葱茂郁的茶带,整整齐齐层次有序的排列着,或如四方之窗格,或如半圆之画扇,或如玉镜之月圆。如一条碧毯锦绣铺陈在巴山汉水之间,把峰峦紧促疏密有致肥沃开阔的幽谷山峦修饰得烟岚云岫层叠翠。

家乡的土地上户户都有一块茶地,人人都有几分茶田。土地承包到户时,茶园和土地一样跟着人口划分。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划一片茶园。自小开始,就跟着大人扛着锄头,学着经营种植。种茶实在不易,鸡屎牛粪发酵不透会烧根。茶树不修剪,蓬头垢面披头散发的枝桠,会浪费水分和养料。地不深翻,藏了虫子,叶片起不正常的斑点,缺了收成。清代闵钧有《种茶》一诗专说种茶之艰辛:

闲将茶课话山家,种得新株待茁芽。

为要栽培根柢固,故园锄破古烟霞。

现在没有了茶课之

税,很多茶园都实现了机械化管理。但是其辛苦依旧是“谁知杯中茶,汗滴禾下锄。”家乡的人从稚童开始就明白稼穑之艰难,茶炊之不易。所以爱茶懂茶,珍惜茶,精心经营茶。

采茶季节到了,家家户户准备了一山柴禾,筛席簸箕涮洗干净在院坝里放开晾晒,平时不用的麻布口袋也拿出来一遍遍清洗。准备好了篾篓,花篮,箩筐。采茶时,大人一大早准备好中午饭,装进饭兜。采茶时大人手把手教着孩子,轻轻地拉弯枝丫,不断地告诫小孩思想要集中,要眼疾手快脚勤,看得稳夹得紧抓得快。瞅好芽子,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稍稍用力一掐,茶芽儿就飞离了枝头。父亲说采茶要注意留叶蓄,鱼叶老叶不可采。我得意的说采茶可快呢。手在茶树上胡乱抓着,脚板不停跑着,摘了一篾篓不分老嫩的茶叶。洋洋得意的把篓里的茶递给父亲看。父亲笑着说,你学会采茶了,就长大了。我真正会采茶的时

候才知道,采茶看着轻松,其实是一个极为需要耐力体力的活儿。顶着太阳,站上几个小时,就大汗直流,腰酸腿痛,抬不起手臂了。蚊虫在脸上耳朵上不停地嗡嗡的叫着,不断地偷袭。撞着茶梢上的蛛网,整得灰头土脸黏黏的。

茶季的时候村子里很多人家都是忙三更起五更,挑灯夜战。恨日头短,愁钟表快,抢晴天,斗雨天。一河上去,深夜里,家家灯火通明,导致大公鸡神经紊乱,不分时间的打鸣。狗也睡不着,猩猩的在房周围四处溜达。谁家的灯熄了,它就吠几声。大多人家都有踩茶的扶架揉茶的磨架。没有的人家,就甩开膀子一遍一遍的揉,一次一次的套好了麻袋踩。茶做出来了,还要精挑细选,簸掉茶末子,拣去黄瓢,挑出鸡屎砣。这是个眼尖的活儿。祖母晚年了还能看到五里外的人影,就是拣黄瓢练出了厉害的眼力。

因为故乡人对茶情有独钟,所以爱茶喝茶,

人人对茶都能说出一番道理,品出一些个中滋味。也觉得天下人都和紫阳人一样,人人都爱喝茶。在农校读书时,发现一个旬阳同学喝白开水,就感到特别的惊异,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喝茶的。无事转悠,在一个茶庄看见有卖紫阳茶的。紫阳茶摆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,但也被我一眼瞅见。咦,还有紫阳茶呢!仿佛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,不由自主的拿在手中,仔细端详。袋子十分朴素,一个绿色的包装袋,上面写着紫阳富硒茶,介绍只有简单的抗癌保健四个字。后来我常去那个茶庄,只为在这个城里看见印有“紫阳”二字的茶。

茶是衣兜里的土话,是故乡的荣耀,是故乡对话世界的语言。

茶做好了,某个早晨,乘着筏子,把月色荡在身后,载着满满一舟好茶,在拉长的山歌号子里沿江下行,抵达各个码头。让这些带着情谊的家乡茶为故乡增光添彩,让故乡的语言和世界能有更多的交流。

夏天的记忆

文 / 舒 心

四季里,最妙的是夏天。一到夏天,草木葳蕤,门窗开处都是绿,我便想起家乡,想起家乡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,还有满山生长的各类菌子,柳枝上咿呀的蝉唱,小沟里清幽的泉水夜以继日叮叮咚咚流淌不停。家乡的夏天,可供恋念的事物很多,特别是夏天的晚上,走在细细的小路上,夜晚的凉风拂面而来,有时伫立对着眼前葱郁的青山遥望发呆,那种乐趣,会让你怀思到老。

许多夏季的黄昏,我都赖在庭院的石阶上消磨时光,煮一杯苦茶,听蛐蛐儿淘气地唱歌,懒洋洋地倚在石墙上。享受清净,什么话也不说,仰望璀璨的星空,风吹云动,只轻轻地抿几口茶,月亮就出来了。在月亮下呢喃,最是惬意。

夏夜,自是最好。月生中天,清光从树梢间筛洒而下,地上光影斑驳。月亮是傍晚就显映在天边的,黑幕刚拉下脸来,星星就悄无声息的钻出来,繁星漫天,流萤点点,飞过来,窜过去,像天空这张巨网上散落的流星,有时打着瞌睡,有时聊着闲。归房就寝,月光挤进屋子,带着银光的亮洒在脚踝,对着月亮出神,绵柔的夜光在心灵深处滋养着,润生生的。夏天的夜,总是睡得舒坦。

夏天来了,萤火虫总是使人相思的,呼呼飞舞在庭院,晶莹透亮。我儿时捉到过一只停落在台阶上的萤火虫,软嫩的身子,尾翼处闪着亮光,黑夜里很好看。夜里躺在棉床上,我把萤火虫关在一个洗净的敞盖罐头瓶内,荧光从玻璃瓶透出来,整个房间温馨明亮。罐头瓶摆放在床头,我注视着它,不知不觉昏沉睡去,一夜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有时也留下小虫的梦痕,我的梦境里突然透出一丝丝橙亮的微光,只是一瞬间,又消失四散而去。清早爽朗,睡眼惺忪地又把萤火虫放了,刚出瓶的小虫也像没睡醒似的,无精打采,先是落驻在树梢,歇息几分钟稍打了个盹后才腾翼而飞。

童年时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,童话里的王国住着巫婆,住着五彩斑斓的蝴蝶,住着小矮人,住着单纯与美好,我总幻想在一片巨大的绿林,天穹飞舞的都是闪着橙光的萤火虫,我光着身子在森林里飞来飞去,萤火虫围在身边挑逗,整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。

夏雨也是夏天必不可少的清凉夜,夜黑风高,大雨倾泻而下,屋檐雨水滴答,整个屋子凉生生的,雨夜是最好入睡的,没有梦,就这样躺着就睡着了。

夏天是要捡菌子的,一场大雨过后,青山的荆棘之下,一种大自然的宝贝正在蓄势冒头,稀稀疏疏地顶破红土,蘑菇破土而出,最好的就是含而未开的菇头了,清汤或者爆炒,再或是油炸,香喷喷的,入口即化。扯一片瓜叶洗净菌子,置于青瓷碗内,撑着身子的,横睡着的,姿势憨态可掬。拍碎大蒜,佐以干酸菜爆炒蘑菇,薄荷点缀,掺入清水,几分钟后菌香就“咕噜咕噜”蒸散出来,盛一碗鲜美的菌子汤,暖心养胃,简直绝了。真是:“人间哪得几回吃,一碗菌汤死不悔。”有时吃不完,母亲晒干后用来做酱,冬天清早煮面条,舀一小勺盖顶,搅拌均匀,那个香呀!别提多开心了。

夏天有很多想做的事,好玩的事,放牛割草、洗澡爬山、摘东家桃,偷西家李,无往而不胜,现如今回忆起来,依旧满满的甜。

哪一天,我会不会被生活消磨的不分春夏秋冬,会不会没有了夏天的浪漫感觉。那些有关夏天的美好记忆会不会一瞬间或者几瞬间消失不见。我想会的。但是那一天应该是在人入黄土后,只要活着的一天,我的记忆里夏天永驻。

后来的人生,怀念过很多很多东西,最怀念的,还是夏天的记忆。